

蔡瀾笑話·衰

葷笑話老頭的兩個白領階級的朋友占和祖的故事：

占和祖兩人合夥租了一間房子同住。有一天，占回家，看到祖抱頭痛哭。

「我真是衰！我真是衰！」祖呻吟。

「喂，你整天抱怨，什麼事都做不成，人生並不是那樣壞的。」占安慰他。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祖大叫：「我是全世界上最不幸的男人。」

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」占問。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下班後在中環遇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。我終於鼓起勇氣約她到雙城酒吧去喝一杯酒，她果然答應了。哇！我們兩人談得投機，喝得有點飄飄然。當她說請我回家裡坐坐，我以為我轉運了！」

「那不是好嗎？」占說。

「還有下文的，到了她家，我們心不在焉地聊了一會兒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們擁抱接吻，不知不覺中，我已經和她上了牀。正當我快要來的時候，忽然，有人大力敲門。

「我的丈夫回來了！」她說。

「我連用毛巾包身的時間都沒有，馬上由窗口爬出去！我用手抓著窗的鐵框，不過，已經來不及，她丈夫衝了進來。

「他一看到，即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他跑到窗口來，用鐵鎚敲我的手指，我當然死抓著不肯放手，他拿我沒法，就拉開褲襠在我臉上小便。

「這還不夠，剛好這時候有兩個英國老太婆走過，看到我光著身，尖叫起來，馬上去報警。差人來了，把我抓到警察局去，你說我衰不衰？」

占聽了長歎一聲：「唉，看開一點吧，你想想，也不是每一個人會有這種經驗呀！」

祖又抱頭痛哭：「他媽的，你還不知道，當差人來抓我的時候，我發覺她的房間不過在一樓，我的雙腳離開地面只有兩呎！這還不夠夠衰嗎？」